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不一樣的婚禮

您厭倦了千般一律的婚禮沒有？

婚禮工業的製作近年沒甚驚喜，您幾乎完全可以預測出席婚禮的所見所聞。進場除了簽名交上禮物禮金，先得細心欣賞新人花費不菲的婚照相簿。那些分別在香港、台灣及外地至少三個不同地方的便服和婚紗照，那一套套公式的髮型和裝扮，還有指定動作。您得領情，因為連穿便服一起從高處跳下的瞬間姿勢，每幅都有血有汗。其後觀賞的還有從婚宴場所大型銀幕播送的影音製作，由新人甫出生開始的家庭及個人畢業照，結識拍拖後的旅行照，婚禮當天出發及等候接新娘的各式禮節，還有從新娘的雲鬢、頸裡、裙褂、金器、斟茶遞水的公式拍攝，您又幾乎連節奏都可以揣摩。看得多了，您也可以當起婚攝指導來，不過是換上一對新人而已。但日前出席的一個婚禮，實在出人意表。這對新人在美國認識、談戀愛，在香港結婚。婚宴是自助晚餐，新娘身穿一襲絲質簡樸的碧綠長裙，不戴厚重的金器。婚宴只有幾席最親密的親朋戚友，儀式只有簡單的致謝，父母恩心照不宣。大家隨意地安靜地活動交談，新人交換着跟對方的親友認識，態度誠懇親切。席間，新娘拿起結他，開始了點唱與合唱。

出席的親友站起來自由組合，用手機上網尋找歌詞。我們由《仙樂飄飄處處聞》唱到《我的祖國》，由八十年代清新的校園民歌，唱到《孤星淚》音樂劇主題曲，感情真摯、態度認真，所有細胞都活動起來。我們不是被動地看秀，而是一起以歌聲來祝福。服務員也忍不住喃喃地跟着唱，直至婚宴完結，賓至如歸。

古今談

范舉

《鋼鐵俠3》創下最高票房紀錄

最賺錢的一部電影，叫做《鋼鐵俠3》。由於是3D的技術，於美國時間五月十六日將全球票房推至十億美元高位，放映時間僅僅是二十二天。其中，在中國的票房創下了六點五億元人民幣的紀錄，即佔了其票房收入的七分之一。影片超過《加勒比海盜3》、《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以及《侏羅紀公園》，成為影史最賺錢影片第十六名。今天，中國觀眾的消費力非常之高，美國荷里活已經考慮拓展中國市場。

二〇一三年，中國已經進入了3D技術革命的時代。3D電視廣播、電視機、廣告播影機、手機，已經成為了活生生的產品，大量投入市場。今後全世界的3D產品，將會有百分之八十在中國生產。中國還有了自己的裸眼專利技術（即眼鏡就貼在熒幕之上，觀眾不用戴上眼鏡，就可以解決立體影像的視差問題）。今年四月十二日，首屆中國電子資訊博覽會於深圳會展中心落下帷幕，博覽會展出裸眼3D和3D兩部分的新技術。普什展出裸眼3D顯示系統完整解決方案，TIANMA展示的七點二英寸裸眼3D平板新品，大型五十五英寸UHD裸眼3D顯示幕也首次亮相。摩根大通表示，預期未來一年由2D電視轉移至3D電視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潮流，這種轉變可能比由CRT電視轉至液晶電視更具衝擊力，電視製造商的利潤上漲空間未被市場完全反映，政府退稅亦有助加速遷移到3D電視。有關的生產商的股票將會被看好。

今年還會有額外的正面因素，包括低價競爭、行銷費用下降、大型零售商下游議價能力較低、面板供應壓力減少及城市需求恢復等，刺激3D產品的登場。在未來兩年，電視製造商的利潤上升趨勢，可能變得更強大。根據立體中國近日發佈的一個3D話題討論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觀眾熱切期盼裸眼3D技術的早日普及。

有業內人士曾做過一個預測，裸眼3D首先會應用在商用和電子消費領域，然後是家庭及其他領域。其中，商用領域是裸眼3D進駐最早的，技術已經很成熟，剛剛結束不久的十八大新聞中心就使用了浙江沃飛公司的裸眼3D大尺寸電視；根據《手機方案雜誌》十一月刊對裸眼3D技術領先企業3DVStar公司楊亞軍的採訪，我們可以得知，小尺寸裸眼3D的各種技術和內容難題均已突破，且已應用在手機、PAD、電影本等數碼產品上。

琴台客聚

葉輝

越界之思與音樂效果

「越界」總是以個人軌跡的變化，對照社會、歷史、文化的變遷，並將兩者交織，那是說，既研究文化的「根源」（roots），也要想像文化的「路徑」（routes），以越界游移的想像，與變動不居的世界重新協商，重塑文化身份——「越界」就是取消一切有關界線的成見。

印度裔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不僅僅是小說家，更是評論家，他有一本文論，名為《想像的故土》（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此書正是一本極有見地的「越界文集」，書中收錄了七十五篇文章，涵蓋了文學、政治、社會與宗教的論述。薩爾曼．魯西迪從「移民者的世界觀」出發，認為種族主義正是在文化上弘揚血統純粹主義的思想，也是以神化本質為靠山的文化頑固主義，那正是殖民政治的遺禍。

正因如此，薩爾曼．魯西迪倡導的「文化移植論」，無疑是以混雜（hybrid）、不純、混合、重組、移動、越界等概念為基礎，只有擺脫界限的束縛，才可以發展出跨國界、跨界別、跨領域、跨範疇、跨媒體的全新藝術觀。

所謂「越界之思」始於錢鍾書、葉維廉所說的「出位之思」，那是德文Anders-streben的中譯，意指媒體、文化、美學總是意欲超越本位，並且不斷嘗試以想像力無限飛馳，銳意拓展新境界；是的，夢有多大，想像的創意便有多大。

英國藝術哲學家和路達．佩特（Walter Pater）更指出：十九世紀唯美主義者乃浪漫主義的餘波，最大的特點就是追求音樂效果：建築追求詩的效果，而繪畫追求詩與建築的效果……是的，音樂是一切藝術的「越界」之本，因為在所有藝術形式之中，只有音樂才可以擺脫形式和內容的界限。

世界每天都在移動，文化藝術每天都在越界；移民、留學、旅遊、貿易等等，每天都讓全球文化醞釀出新內容、新格局，西方文化官員對跨界藝術、綜合藝術日益重視，對新藝術持開放態度，並採用寬泛定義，涵蓋更多藝術形式，與此同時，更對混雜藝術、相互藝術（co-op arts）採取靈活變通的政策，民間永遠是越界藝術的搖籃，文化藝術的生機在於扎根的水土，繼而廣伸枝葉，延長至人類學意義上的「生活方式」，大眾文化、普普文化由是誕生。不少建築師、設計師如哈庫斯（Rem Koolhass）、艾力摩西（Eric Owen Moss）、彼德塞維爾（Peter Saville）、衫浦康平、原研哉、深澤直人……都不斷嘗試跨出建築、室內設計、平面設計、繪畫、音樂的無形之界，從而思考、發現、融合，創造出驚世駭俗的經典。

或者像彼德塞維爾那樣直觀：愛上自己的工作，然後賦予它們意義；或者像衫浦康平那樣「花心」：音樂、建築、繪畫都涉及設計，意念愈是寬廣，創意愈是無限。越界就是讓自己活在網狀的知識世界，想像的跨度愈大，生命力和競爭力便愈強——這就是跨界的哲學。

百家廊

王大慶

多給患者臨終關懷

最近，在我身邊發生了兩起癌症患者的自殺事件。一起是我昔日同事的父親，不幸患上了肝癌，已到了晚期肝硬化，同時呼吸道、胃腸道、泌尿道等迸發感染，患者疼痛難忍，趁夜間家屬不注意割脈身亡。

另一起是我去一家醫院幫親戚拍片檢查，親眼目睹了一位絕症患者跳樓自殺。當時我正在候診的椅子上坐着，突然間，聽到沉悶的砰的一聲，還有幾聲女人的尖叫。我站起來，見到所有人都趴在樓梯欄杆上往下望，我也走過去望了一眼，只見樓下大院裡的地面上，一個男人躺在血泊中，面朝下，一動不動，血仍然汩汩地從身上流出。這時幾個保安圍了上來，立即搬來屏風把死者圍了起來。須臾，死者的家屬也哭着過來了，很快我便得知死者跳樓自殺的原因。這個跳樓的50多歲，是個食道癌晚期患者 ，從發病開始就難以吞嚥食物，幾乎是連喝水都很困難，送到醫院檢查時已到了晚期，很難治癒，只能盡可能通過藥物治療和化療輸液延長生命。每次化療，患者都會很疼痛，還伴有食管壁炎症、水腫、痙攣等。他知道到了生命盡頭，無法再忍受病魔的折磨，便選擇了自殺解脫。

這兩起絕症患者走向生命盡頭時的極端做法深深刺痛了我，因為絕症患者的求生慾望都非常強。無論男女老幼，他們承受病痛、治療手段以及生活方式劇變的能力絕對超過了他們過去對自己的了解。除非一個人到了極度絕望的境地，才會選擇放棄。令人心痛的是，絕症患者自殺現象比比皆是，從而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絕症病人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人世間最寶貴的是生命，因為生命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當生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盡頭的時候，難免有無名的恐懼和孤獨。這時候，如果有一雙溫暖的手伸過來，在耳邊輕聲地說：「不要擔心，一切都會好的……」直到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停止遊走，安詳、舒適、有尊嚴而無憾地走過人生旅程的最後一站，那該多好。這就是臨終關懷。根據科學定義，臨終關懷是指對生存時間有限（幾個月或更少）的患者提供護理，以減輕其生理痛苦和心理恐懼，其目的既不是治療疾病或延長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改善病人餘壽的質量。有人把臨終關懷的人稱做「點燈的人」，也有人說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在「擁抱死亡」。美國一位臨終關懷專家認為，「人在臨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於肉體上的痛苦」。因此，在控制和減輕患者機體痛苦的同時，做好心理關懷也非常重要。的確，疾病來了並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失去了抗爭的勇氣與力量。臨終關懷，無疑就是在給重症患者以勇氣和尊嚴，提高他們在最後時光的生活質量，這是對生命的關懷，也是對生命的敬畏。特別對晚期絕症患者實施臨終關懷，不僅可減少病人痛苦、延長生存時間，更可以大大減少絕症患者的自殺，讓他們體面地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一些大城市已經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上海閘北區臨汾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前不久我去上海探視小姑母，有機會了解到臨汾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的「臨終關懷」服務。小姑母居住點就在臨汾街道社區，平時看病也大多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故對其開展的「臨終關懷」服務比較熟悉。小姑母說，社區從1995年起就開設臨終關懷服務了，2010年9月成立了國內首個社區臨終關懷科室，病床有40多張。主要收治生命終末期病人，以晚期癌症病人為主，預期生存期90天內。病房幫助病人進行病症上的護理，不做針對性治療，只緩解病人的疼痛、噁心、嘔吐以及心理恐懼等症狀。她有兩個患絕症的鄰居都在臨終關懷的病房度過了最後時刻。在小姑母的陪同下，我走進了這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了解情況。在安寧病房，我們看到一位進入彌留之際的病人，這是一位肺癌晚期患者，肺部已大部分潰爛，靠着呼吸機在延緩生命，病房護士在床邊一邊為這位病人按摩已嚴重浮腫的雙手、雙腳，一邊在他耳旁柔聲安慰。聽不到哭聲和喊聲，空氣中卻分明流淌着生死的讀秒。在安寧病房，時間變得彌足珍貴，讓患者逝去如秋葉之靜美成了醫護人員的神聖職責。

病房護士長告訴我們，她們開展的「臨終關懷」服務，主要就是身關懷和心關懷，所謂身關懷，就是通過醫護人員及家屬之照顧減輕患者之病痛，再配以合理的天然健康飲食提升身體能量；所謂心關懷，就是透過心理疏導減輕患者恐懼、不安、焦慮、埋怨、牽掛等心理，讓其安祥離世。在這裡有一個規定，無論病人身邊有無親人，在臨終的時刻，必須有醫護人員握着臨終者的手，並且不斷地在他（她）耳畔輕輕地堅定地說：「別怕，別怕，我們陪着您。」雖然人是哭着來到世界的，但我們要讓他們笑着離開人間。

誠然，讓患者安祥到另一個世界，既是對生命的關懷，也是對生命的敬畏。它不僅符合人類追求高生命質量的客觀要求，也體現了醫護職業道德的崇高。我們的社會應多多建立「臨終關懷」機構，給絕症患者以勇氣和尊嚴，提高他們在最後時光的生活質量，這除了社會的共識、志願者的介入、民間資金的支持外，政府的扶持也尤為重要。只有這樣，「臨終關懷」才能在我國蓬勃開展，成為患者人生路上最後溫馨的驛站。

■多給患者臨終關懷。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諷刺漫畫

久違了的諷刺漫畫，最近陸續出現在《人民日報》的版面上。最近的一幅是諷刺中央三令五申、嚴禁興建豪華的樓亭館所，但仍有不少地方「頂風作業」。這幅諷刺漫畫指出湖北某市新建了一座豪華辦公樓，建築面積超標，內部裝修豪華，上級不加審批，於是改掛「旅遊發展中心」的牌子。

這幅諷刺漫畫還配上一首打油詩，詩曰：「山外青山樓外樓，換塊招牌避風頭；路人不解陳倉計，機關改行做旅遊？」

漫畫佔的面積頗大，差不多有一本三十二開書本的面積，比過往一般報章的漫畫所佔篇幅為大。

猶憶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諷刺漫畫盛行一時，而且成為打擊敵人、暴露黑暗的重要武器。在香港的幾張愛國報紙，如本報和往前的《華商報》，都有精彩的諷刺漫畫。當年的諷刺漫畫家廖冰兄、特偉、華君武、丁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不僅善畫，而且有思想深度，在政治諷刺上，可謂入木三分。而漫畫的藝術水平，也是頂尖兒的。今天的內地和本港，再也沒有看到這樣高水平的諷刺漫畫了。

現在香港鮮有諷刺漫畫在報章上刊載。有個別的所謂諷刺漫畫家，由於天天要「諷刺」，可能江郎才盡。每天又要交貨，難免水準低下，胡亂填上三四格。既無鋒芒，更無深意，直像個「小癟三」。

也許現在本港報章並不重視諷刺漫畫，也許畫漫畫的都去製作連環漫畫去了。因為那是可以賺錢而做毋須太動腦筋的「畫匠」。

時事漫畫作為報紙的插圖，其實十分重要。這可以減少文字的枯燥，增加版面的活潑。但也許人才難得，以至於諷刺漫畫逐漸衰亡。

《人民日報》重刊政治諷刺漫畫，其實也只是作為「插圖」而已，水準並不太高。反而是那首為新聞點題的打油詩較為可觀。內地漫畫人才應該有的是，竟找不到有關人才，是思想還沒有解放乎？

演藝蝶影

小蝶

謝君豪

當我在觀眾席中觀看舞台劇《南海十三郎》時，腦海中一直在想着另一名舞台上的角色——《還魂香》（或《梨花夢》）中的老殘。雖然兩個角色身處的時代背景有異，分別創作此二劇的兩位劇作家的創作年代亦有不同，但我卻深深感覺到此二劇的微妙關係。

首先，撰寫二劇的分別是杜國威和何冀平，兩位均是今天劇壇著名的編劇家。當他們撰寫此二劇時，都是以駐團編劇的身份為同一個劇團創作。導演方面，二劇的兩位導演古天農和毛俊輝亦分別是現任和曾任香港兩個規模最大的劇團的藝術總監。還有，與兩位劇中主人翁演對手戲的同是演員潘燦良。

當然，最令我會不期然地將二者聯想起來的是謝君豪，他就是舞台上的十三郎和老殘的演繹者。這兩個角色都有相似之處：都是聰明絕頂的人，對俗世的荒唐現象不滿，卻又苦於形勢比人強。在看破世情後只好改以瘋子和遊子的姿態浪跡天涯，滿腔心事只有自己知。謝君豪演此兩個角色演得特別傳神，有感覺，彷彿是劇中人附體似的。依我看，原因是他本人的特質正好與十三郎和老殘相似，才能將三人重疊交織起來。遺憾的是，謝君豪未能憑此兩個角色奪得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正確來說，他甚至從未在香港舞台劇獎中獲得任何獎項。當年謝君豪憑十三郎一角奪得金馬影帝榮銜，令他在演藝事業登上高峰。諷刺的是，令他「發跡」的舞台劇版本卻沒法為他贏取舞台獎項。當事人可能並不介懷，倒是其身旁的好友如我卻替他不值。

過去十年，謝君豪長駐上海和北京拍電影和電視劇，是香港演員北上發展的先行者。今天，資歷漸深的他已是內地年輕演員口中的謝老師，比起他的同門更是走得更快更遠。一去十年，難怪他常以遊子自居，因為他總難在某一個城市停下來。也許正因如此，他扮演老殘這名遊走各地的郎中的角色時感受最深。即使到了現在，與他談起老殘時，他仍然有很多話要說。事實上，我喜歡他的角色正是老殘。劇中老殘為了救人而要沉睡一百年，照算他現在應該醒來了，那其實可會是謝君豪？

此山中

鄧達智

黃鱔飯之路

菜館叫「新世界」，有不為一般香港人接受的稱號「狗肉館」。雖然未至掛狗頭賣狗肉的廣東湛江或東北三省，但吃狗風氣在四邑一帶甚普通。從高速下來午飯，田邊幾所鄉野小店，間間以狗肉作頭牌名菜拉客。

當然誓保不吃狗肉，遠道而來只為吃幾頓正宗黃鱔飯。翻閱尋找黃鱔飯資料，所得粗淺，本地食神廚神著書都不見記載；這美味鄉土食製優質原材料缺乏，未得於香港盛行。當地人也難得確實資料，輾轉所獲幾篇口傳文字素材只當作野趣，供大家咀嚼。相傳黃鱔飯由台山水步鎮廚子黃景嶽始創，歷史不過二十多年（印象中黃鱔飯的歷史應該更久遠，我們童年上世紀六十年代，家中也做）。話說黃本為某酒家大廚，拿手菜為黃鱔粉絲。一次偶然發現吸收了黃鱔油的米飯香而不膩，味道富田園鮮美。一九八六年，黃景嶽在水步鎮以正宗台山黃鱔飯之名開設館子，自此這瓦罎煲出來的田野美味得以發揚光大。

黃鱔飯聽來普通，田裡種的米加上河涌泥沼的黃鱔煲在一起，聽來很容易，其實一點不易。首先要挑不過尾指粗，非人工激素飼養之野生鱔，第二要選以四邑本地產之幼長絲苗米。米跟黃鱔的分量比例是一比一，一斤米對一斤黃鱔；去骨起肉拆絲以生抽、花生油等泡浸混入剛剛沸騰半成飯中，轉慢火煮成，不可性急，以慢工出細貨；飯與鱔肉同樣豐富拌入蔥花薑絲，一直吃至瓦罎底部飯焦，前半部綿軟，後半部香脆，過癮無限。筆者也愛以生油老抽煎欖角拌入飯內吊味。

舍弟經常駛車訪友尋吃，從前住在羅省的老友不少四邑人，在他們指引下，發現嚐過一應黃鱔飯，以開平赤水「新世界」炮製最高境界。

赤水位於開平市西南，沿三二五國道至碉樓重鎮赤坎，再取小路至蜆岡，然後金雞，再走十四公里便達。貼近台山朗南，這帶被台山以U形包圍；山多，溫泉多，農田也多；像潮汕一帶，僑鄉成員過去將辛苦拚來的銀鈿寄回家鄉為家人建造高牆寬屋，最終子侄大多步自己後塵赴重洋留下極少老弱婦孺看守家園。歲月流逝，老的老，去的去，藍天輕風白雲輕拂綠野，在盛世中國發展急劇轉變洪流中，留下百年青磚老村及中西Fusion碉樓群。追蹤至高境界黃鱔飯之餘，並享受開平台山沿途美景嶺南山水田野古村，盛筵何止飽口腹之慾，更滿足了視覺與心神。

赤水「新世界」的黃鱔飯勝過其他食店，皆因煮製時間較長，慢工是其一，選料之絲苗香滑具「咬口」，黃鱔夠道地兼不淋鱔血，吃來清香。三日兩夜，吃了五煲不同黃鱔飯，小心！隨後幾夜，幾個共遊朋友全部身體熱烘烘不得好睡，相信，秋冬來吃更妙。